

繪圖
今古

奇觀

古監補白

生署

三孝廉堂主高名

武氏居



兩縣令義女
題補伍



杜十娘怒沉百寶箱



李鴻章
臨學
寶書



卷一

第一回

三孝廉讓產立高名

第二回

滕大尹鬼斷家私

第三回

杜十娘怒沉百寶箱

第四回

賣油郎獨占花魁

卷二

第五回

灌園史晚逢仙女

第六回

看財奴刁買冤家主

第七回

羊角長捨命金文

第八回

宋金郎團圓破鹽笠

卷三

第九回

盧太學詩酒徵公侯

第十回

蘇小妹三難新郎

第十一回

俞伯牙摔琴謝知音

卷四

第十二回

老門生三世報恩

第十三回

蔣興哥重會珍珠衫

第十四回

兩縣令競義搶孤女

第十五回

裴晉公義還原配

第十六回

李翰林醉草東坡書

第十七回

轉運漢巧遇洞庭紅

第十八回

吳保安棄家贖友

第十九回

沈小霞相會出師表

第二十回

李汧公窮邸遇俠客

第二十一回

劉元普雙生貴子

第二十二回

莊子休鼓盆成大道

第二十三回

鈍秀才一朝交泰

第二十四回

陳御史巧勘金釵釵

第二十五回

陳御史巧勘金釵釵

第二十六回

陳御史巧勘金釵釵

第二十七回

陳御史巧勘金釵釵

第二十八回

陳御史巧勘金釵釵

第二十九回

陳御史巧勘金釵釵

第二十五回 徐孝僕義憤成家

第二十七回 錢秀才錯上鳳凰儔

卷五

第二十八回 喬太守亂點鴛鴦譜

第三十回 念親恩孝女藏兒

第三十二回 金玉奴棒打薄情郎

卷六

第三十四回 唐解元玩世出奇

第三十六回 十三郎五歲朝天

第三十八回 趙縣君爲送黃柑子

第四十回 遲多才白丁掃地

第二十六回 蔡小姑思辱報仇

第二十九回 懷私怨報復告主

第三十一回 呂大郎還金定骨肉

第三十二回 女秀才移花接木

第三十五回 王嬌兒首年長恨

第三十七回 崔後臣巧合美容屏

第三十九回 誇妙術丹客提金

第一回

三孝意讓產立高名

紫荊枝下還家日

北堂樓中合機時

同氣從來兄與弟

千秋嘉話具其詩

這首詩為勸人兄弟和順而作用。著三個故事。看官聽在下所說的分部。第一句說紫荊枝下還家日。昔時有田氏兄弟三人。從小同居合體。長的娶妻叫田大嫂。次的娶妻叫田二嫂。幼的娶妻叫田三嫂。姑嫂和睦。並無間言。第三句說北堂樓中合機時。田氏兄弟三人。後來長大。娶妻叫田三嫂。那田三嫂為人。不賢。恃着自己有些財。看是美家。一鍋羹。煮飯。一桌上吃飯。不用私錢。不動私秤。便私房裏。要吃些東西。也不方便。日夜在丈夫面前。攪撥。家堂錢庫田產。都是伯伯們掌管。一出。一入。你全不知道。他是弄裏。你是暗裏。用一說十。用十說百。那裏曉得。自今雖說同居。到底有個抵牾。若是家道消乏下來。只苦得你年幼的。依我說。不如早早分析。將財產三分撥開。各人自言營運。不好麼。田三一時被妻言所惑。認為有理。與親戚對哥。哥說要分析而居。田大田二初時不肯。被田三夫婦。內外連連催逼。只得依允。將所有房屋。錢穀之類。三分撥開。分毫不少。只有庭前一顆大紫荊樹。積植傳下。極其茂盛。既要析居。這樹歸着那一個。可惜正在開花之際。也說不得了。田大田二。公無私議。將此樹砍倒。將粗本分為三截。每人各得一截。其餘零枝碎葉。論斤分開。商議已妥。只待來日動手。次日天明。田大喚了兩個兄弟。同去砍樹。到得樹下。有時枝枯葉萎。全無生氣。田大起手一推。其樹應手而倒。根並俱露。田大往手向樹大哭。兩個兄弟道。此樹值得甚麼。兄長何必如此。痛惜。田大道。吾非哭此樹也。想吾兄弟三人。產于一姓。同氣合母。此只樹枝枝葉葉連根而生。分開不得。根生本生。枝枝生葉。所以榮盛。昨日議將此樹分為三截。那樹不忠活活分離。一夜就自家枯死。我兄弟三人。若分離了。亦如此樹枯死。豈有榮盛之日。吾所以悲長耳。田二田三聞哥哥所言。事情感動。可以人而不如樹。

年追相抱做一堆痛哭不已。大家不忍分拆。情愿依舊同居合爨。三房裏。聽得堂前哭聲。出來看時。方知其故。大嫂二嫂各各歡喜。惟三嫂不願。口出怨言。曰：「三要將妻逐出。兩個哥哥再三勸住。三嫂羞慚還房。自縊而死。此乃自作孽。不可活。這話攔過不提。再說田大。可憎那賴紫荊樹。再來省時。其樹無人整理。自然端其枝枯再活。花萎重新。比前更加爛熳。田大喚兩個兄弟來看。各人嗟呀不已。自此田氏累世同居。有詩為証。

紫荊花下說三田

人合人離花亦然

同氣連枝原不解

家中其聽婦人言

第二句說花紫荊中合散時。那紫荊樓在陝西長安城中。大唐元宗皇帝所建。元宗皇帝就是唐明皇。他原是唐睿宗室。因為睿宗亂政。武三思專權。明皇起兵誅之。遂即帝位。有五個兄弟。皆封王。時號五王。明皇友愛其篤。起一座大樓。取詩經棠棣之義。名曰花萼。時時召五王登樓設宴。又製成大鏡。名為五王帳。帳中長枕大被。明皇和五王時常同寢。其中有詩為証。

鵲鼓頻敲玉笛吹

朱樓宴罷夕陽微

宮人秉燭通宵坐

不信君王夜不歸

第四句說千秋羞詠丘其詩。後漢魏王曹操長子曹芳。其漢魏帝有弟曹植。字子建。聰明絕世。操生平極其寵愛。就過教立為嗣。而不果。曹丕對其舊恨。欲尋事殺之。一日召子建問曰：「先帝無恙。汝詩才敏捷。朕未嘗面詢。今限汝七步之內。成詩一首。如若不成。當罪汝欺誑之罪。」子建未及七步。其詩已成。中寓規誡之意。其詩曰：

煮豆羹其其

豆在釜中泣

本是同根生

相煎何太急

曹丕見詩感泣。遂釋前恨。後人不詩為証。

從來貴龍起精疑

七步詩成亦可危

堪嘆曹氏仇未已

六朝骨肉盡成灰

話說的高何今日講這三兩個故事。只為自家要說那個三孝。處置度立功名。這段說話。不似曹孟德刻也。沒半是風流。勝如荆花樹下三田。花雙樓中諸事。隨你和不順的兄弟。聽着在下講這故事。都要好起來。正是

要知天下事

須讀古人書

這故事出在東漢明帝年間。那時天下平安。人民樂業。朝有格鳳之鳴。野無谷駒之嘆。原來漢朝取士之法。不比今時。他不以科目取士。惟憑州郡選舉。雖則有博學鴻詞。賢良方正等科。惟以孝廉為重。孝者孝弟。廉者廉潔。孝則忠君。廉則愛民。但是舉了孝廉。便得出身做官。若依了今日事勢。州縣考個孝廉。還有十幾封薦書。若是舉孝廉之時。不知多少分上。鑽刺依舊是富貴子弟鑽去了。孤寒的便有曾參之孝。伯夷之廉。休想揚名顯姓。只是漢朝法度甚妙。但是舉過其人孝廉。其人若果有才有德。不拘資格。驟然升擢。連舉主俱紀錄受賞。若所舉不得其人。後日吏貪財壞法。輒則罪出。重則抄沒。連舉主一同治罪。那薦人的與所薦之人。休戚相關。不敢胡亂。所以公道大明。朝廷清肅。不在話下。且說會稽郡陽羨縣。有一人姓許名武。字長文。十五歲上父母俱亡。雖然遺下些田產。賣得些錢。奈門戶單微。無人幫助。更兼有兩個兄弟。一名許曼。年方九歲。一名許普。年方七歲。都是幼小無知。終日靠着哥哥啼哭。那許武見則躬身盡力。耕田種園。夜則挑燈讀書。但是耕種時。二弟雖未勝穫。知必使從旁觀看。但是讀書時。把兩個小兄弟坐於案旁。將句讀親口傳授。細細講解。教以禮讓之節。成人之道。稍不幸教。輒跪于案前之前。痛自責責。說自己德行不足。不能任誨。願父母有靈。默啟二弟。涕泣不已。直待兄弟跪滿階方纔起身。並不以疾言。偕兄弟相和他室中。共用鋪陳一副。兄弟三人同睡。如此數年。二弟俱已長成。家事亦漸豐盛。有人勸許武娶妻。許武答道。若娶妻。便當與二弟別居。為夫婦之愛。而忘手足之情。吾不忍也。由是書則同耕。夜則同讀。

食必同器。宿必同床。鄉里傳其大名。都稱為孝弟許氏。夫傳忠義。許曰號道是。

陽羨許孝長

耕讀事夜忙

教誨子弟俱成行

不足長兄是父娘

時州牧郎中俱聞其名。交音惠與。朝廷徵為議郎。下詔會稽郡太守奉旨檄下縣令。刻日勸駕。許武迫于君命。辭難推阻。分付兩個兄弟在家躬耕力學。一如我在在家之時。不可怠惰廢事。有自失人遺訓。又囑付叔嫂俱要小心。安分聽兩個家主役使。早起夜眠。共扶家業。為計已畢。收拾行裝。不用官府車輶。自備了腳力。登車。只帶一個童兒。望長安進發。不一日到京。朝見受職。長安城中聞得孝弟許武之名。爭來拜訪識別。此時望重朝廷。名聞四野。朝中大臣探聽得許武尚未婚娶。多欲以女妻之者。許武心下想道。我兄弟三人。年皆強壯。皆未有妻。我若先娶。殊非為兄之道。況我家世耕讀。僕僕備員朝者。便與縉紳大家為婚。那女子自恃家門。未免驕貴之氣。不惟壞了我儒素門風。異日兩個兄弟娶了貴賤人家女子。妯娌之間。怎生相處。從來兄弟不睦。多因婦人而起。我不可不防其漸也。腹中雖如此躊躇。却是說不出的話。只得權辭以對。說家中已定下糟糠之婦。不敢停妻再娶。眾戚友所笑。取人間之愈加敬重。以許武精于經術。朝廷有大政事。公卿不能決。往往來請教他。他引古証今。議論中窺要。但是許武所議。眾人皆以為確不可見。公卿倚之為重。不數年間。累遷至御史大夫之職。忽一日思想。二弟在家力學多年。又不見州郡薦舉。誠恐荒失棄。意欲還家省視。遂上疏。其畧云。

臣以非才。遭逢聖代。數任通顯。未謀報稱。貶圖暇。遠官詔有云。人生百行。孝弟為先。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先父母早背。城兆未修。臣弟二人。學業未立。臣三十未娶。五倫之中。乃缺其二。願賜臣假。暫歸鄉里。倘念臣犬馬之力。尚可鞭笞。奔馳有日。

天子覽奏。泣給敕書。命吏傳衣錦還鄉。賜黃金二百斤。為婚嫁之費。許武謝恩辭朝。百官于郊外送行。

正是

報道錦衣歸故里

爭白屋由公卿

許武既歸省親先聲已畢。便乃納還官帖。只推有病不願為官。過了此時。從容召二弟至。勸其學業之進退。許武許普應答如流。理明詞暢。武心中大喜。再查田宅之數。比前返鄉數倍。皆二弟勤儉之所積也。武於是偏訪良家女子。先與兩個兄弟定親。自己方纔娶妻。續又與二弟婚配。約其數月。便對二弟說道。吾聞兄弟有析居之意。今吾與汝皆已娶婦。因屋不薄。各宜自立門戶。二弟唯唯聽命。乃擇日遷居。過客里中父老。三爵已過。乃告以析居之事。因言重僕業。前將所有家財。一分剖首。取贖字自子。設遇吾位為貴。臣門其庶幾。體面不可不肅。汝輩力田耕作。得竹履菜食足矣。又閱田地之籍。凡良田悉歸之。已將硯書者。重給二弟。說我實家原盛。文游日廣。非此不足以供吾用。汝輩數口之家。但能力作。只此無可凍餒。吾不欲汝多財以損德也。又悉取教僕之壯健伶俐者。說道吾出入跟隨。非此不足以給僕人。汝輩合力耕作。正須此愚蠢者作伴。老弱饋食足矣。不須多。費汝衣食也。照我老向知許武是個孝弟之人。今這番分財。定與辭謝。豈少不想他殷殷件件自占便宜。兩個兄弟所得不及他十分之五。全無謙讓之心。大有欺凌之意。眾人心甚是不平。有幾個剛直老人。氣忿不過。竟自去了。有個宜口快的。便想要開口說句公道話。與兩個小兄弟做個主張。其中人有個考成的。背裡捏手捏腳。教他真說。以此罷了。那教他真說的。也有些二目。識他道。富貴的人。與貧賤的人。不是一般肚腸。許武已做了顯官。比不得當初。常言道。誠不聞題。你教終是外人。怎麼得他家事。就是好言相勸。料不必聽。枉費口舌。到挑撥他兄弟不和。慍慍做兄弟。肯讓許武十分之美。你我又嘔這閒氣。則甚。若做兄弟的心上不甘。必然爭論。等任事論時節。我們肯做個主張。却不是好。正是

事非干己休多管

話不投機莫強言

原來許是許書。自幼家哥許訓誨。知書達禮。全以孝弟為重。見哥哥如此分析。他以為理之當然。絕無幾微不平的意思。許武分撥已定。取人皆散。許武居中了正房。其左右小房。許是許書各住一方。每日率領家奴下田耕種。暇則讀書。時時疑義。叩問哥哥。以此為常。抽煙之間。也學他兄弟三人一般。和順。從此里中父老。人人傳許武之所為。都可憐。從兩個兄弟私下議論。道許武是個假孝廉。他思念父母。向上一體同氣。聽其教誨。唯唯諾諾。並不違抗。且不是孝。他又重義輕財。任勞多勞。少全不爭論。豈不是廉。起初里中傳個好名。叫做孝弟許武。如今抹落了武字。改做孝弟許家。把許是許書弄出一個大名來。那漢朝清議極重。又傳出幾句口說。道是

假孝廉。做官員。直是應出口錢。假孝廉。據高軒。其孝廉。守孝廉。當田園。其孝廉。執鈿鉞。其孝廉。假為民。其孝廉。王拋野。不宜真。其宜假。

那時明帝即位。下召求賢。今有司訪問德行有學之士。登門禮聘。傳縣里人。語書到會稽郡。郡守分命各縣縣令。率皆已知許是許書。謹產不爭之事。又值父老公舉他真孝廉。行過其兄。就把二人申報本郡。郡守和州牧皆素聞其名。一同的舉薦。縣令親到其門。下車投謁。王捧玄纓束帶。備陳天子求賢之意。許是許書跪讓不已。許武道。知舉莊行。君子本分之事。吾弟不可固辭。二人只得應諾。別了哥嫂。乘傳到了長安。朝見天子。拜舞已畢。天子金口玉言。說道。卿是許武之弟子。是善叩頭。應是天子又道。聞卿家有孝弟之名。卿之廉讓。有過于兄。朕心甚悅。是善叩頭道。聖運龍興。闕門訪賢。此乃帝王盛典。與郡縣不以臣妾臣書為不肖。有洞聖聰。臣知失怙情。承兄武訓誨。謹就自守。耕耘誦讀之下。別無他長。臣等不能及兄武于萬一。天子聞對。嘉其謙德。即日俱拜為內史。不五年間。皆至九卿之位。居官雖不如乃兄赫赫之名。然滿

朝稱爲庶幾。一日。許武與家書于二弟。二弟拆開看。書曰。

匪夫而應辟召。仕宦而致九卿。此亦人生之極榮也。二疏有言。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既無出類拔萃之才。宜急流勇退。以避賢路。

晏普得書。即日同上疏辭官。天子不許。疏三上。天子問宰相宋均道。許晏許普壯年入仕。備位九卿。待之不薄。今屢屢求退。何也。宋均道。晏普弟兄三人。天性孝友。今許武久居林下。而晏普並駕天衢。其心或有未安。天子道。朕并召許武。使兄弟三人同朝輔政。何如。宋均道。臣察晏普之意。出守至誠。陛下不若姑從所請。以遂其心。異日更下詔徵之。或先朝故事。就進予一大郡。以展其未盡之才。因使便道歸省。則陛下好賢之誠。與晏普友愛之意。兩得之矣。天子准奏。即拜許晏爲丹陽郡太守。許普爲吳郡太守。各賜黃金二十斤。寬假三月。以盡兄弟之情。許晏許普謝恩辭朝。公卿俱出郭。到十里長亭相餞而別。許晏許普二人星夜回到陽羨。拜見了哥哥。將朝廷所賜黃金。盡數獻出。許武道。只是聖上賜恩黃金。各自收去。次日許武備下三牲祭禮。率領二弟到父母墳墓拜畢。隨即設宴。備召里中父老。許氏三兄弟都做了大官。雖然他不以富貴驕人。自然聲勢赫奕。聞他呼喚。那個敢不來。況且加個請字。那時祖父老來得愈加齊整。許晏接酒。親自動酒。取人都道。長文公與二哥哥接風之酒。老漢輩安敢惜。此時風俗純厚。鄉黨序齒。許武出任已久。還叫一句長文公。那兩個兄弟又下一輩了。雖是九卿之貴。無甚尊嚴。依舊稱哥。許武道。下官此席。專爲諸鄉親下降。有句肺腑之言。下降必須滿飲三杯。方敢奉闕。眾人被勸。依次飲罷。許武叫兩個兄弟次第把盞。各敬一杯。眾人飲罷。應道。老漢輩承賢昆玉友愛。惜花獻佛。也要奉敬。許武等三人亦各敬。說眾人道。通才長文公所諭金玉之言。老漢輩接聽已久。願得下。許武堂兩個指頭說將來。言無數句。使聽者毛骨聳然。正是。

斥鴳不知大鵬

河伯不知海若

聖賢一腔苦心

庸夫豈能測度

許武當時未曾開口。先流下淚來。嚇得眾人驚惶無錯。兩個兄弟慌忙跪下問道。哥哥何故悲傷。許武道。我的心事。藏之數年。今日不得不言。指著是善道。只因爲你兩個名譽未成。使我作違心之事。自不題之名。有玷于祖宗。貽笑于鄉里。所以流淚。遂取出一卷冊籍。把與眾人觀看。原來是田里屋宅。及歷年收斂。米粟布帛之數。取人還未曉其意。許武又道。我當初教育兩個兄弟。原要他立身行道。揚名顯親。不想我虛名早著。遂先顯達。二弟在家躬耕力學。不得州郡徵辟。我欲效古人和大夫內舉不避親。誠恐不知二弟之學行者。說他因兄而得官。誤他的終身名節。我故倡為析居之議。將太室良田。強奴健婢。爲之有度。吾弟素敦愛敬。決不爭競。吾暫冒貪饕之迹。吾弟方有廉讓之名。果蒙鄉里公評。榮膺徵辟。今位列公卿。官方無玷。吾志已遂矣。這些田房奴婢。都是公共之物。吾豈可一人獨享。這數年以來。所收米穀布帛。分毫不敢妄用。盡數開張在那冊籍上。今日交付二弟。表為兄的向來心迹。也教眾鄉里得知。眾父老到此。方知許武先年析居一片苦心。自愧見識低微。未能窺測。齊聲稱嘆不已。只有許武許普哭到在地。道。做兄弟的。家哥哥教訓成人。使倖得有今日。誰知哥哥如此用心。是為盡孝。不肖不能自致膏粱之上。有累兄長。今日若非兄長自說。弟輩都在夢中。兄長感德。後古未有。只是弟輩不肖之罪。焉分難贖。這些小家財。原是兄長苦操來的。合該兄長掌管。弟輩衣食自足。不消兄長掛念。許武道。做哥的力田有年。頗知生殖。況且官情已淡。便當老於菟鉤。以終天年。二弟年富力強。方司民社。宜資莊產。以終養節。是吾又道。哥哥為弟輩而自污。弟輩既得名。又得利。是天下第一等貪夫。不惟玷辱于祖宗。亦且玷辱于哥哥。為哥哥再收回冊籍。即減弟輩萬一之罪。眾父老見他兄弟三人交相推讓。你不收我不受。一齊勸道。向前賢昆玉之言。都則一般道理。長文公若獨得這田地。不見得向來成全兩位這一般苦心。兩位若竟自收子。又

負了令兄長文公這一段善意。依老漢家意見。宜作三股均分。與原無異。這才見兄長善處。各得其遺。他三個仍自你推我讓。那父老中有前番那幾個剛直的。挺身向前勸解說道。我等適才處分甚得中正之道。若再推避。便是矯情沽譽了。把這冊籍來。待老漢與你分劃。許武兄弟三人更不敢多言。只得憑他主張。當時將因底配搭三股分開。各自營業。中間大宅仍舊許武居住。左右屋宇狹窄。以所在粟帛之數補償。晏普他自自行改造。其重婢亦皆分配。眾父老都稱為公平。許武等三人施禮作謝。送入正廳飲酒。盡歡而散。許武心中終以前番析產之事為憾。欲將所得良產之半。立為義莊。以贍鄉里。許晏許武聞知。亦各出己產相助。里中人人嘆服。又傳出幾句口號來。道是

莫孝慈惟許武。誰德之。晏與普。弟不爭。兄不取。作義莊。贍鄉里。嗚呼誰可比。

晏普感兄之義。又將朝廷所賜黃金。大沽牛酒。日日邀里中父老。與哥哥會飲。如此三月。假期已滿。晏普不想與哥哥分別。各要病還家。許武再三勸諭。責以大義。二人只得依從。各攜妻小赴任。却說里中父老將許武一門孝弟之事。備細申聞縣。郡縣為之奏聞。聖旨命有司旌表其門。稱其里為孝弟里。後來三公九卿。交章奏許武德行絕倫。不宜追之田野。累詔起用。許武只不奉詔。有人問其緣故。許武道。兩弟在朝居位之時。吾曾說以知足知止。我若今日復出應詔。是自負其言。近聞朝廷上是非相迫。勢利相傾。恐非縉紳之福。不如躬耕樂道。為愈耳。人皆服其高見。再說晏普到任。守其乃兄之教。各以清節自勵。大有政聲。後聞其兄高致不肯由山。兄弟相約。各將印綬。仍還再回田里。自奉其兄為山水之遊。盡老百年而終。許武子孫昌茂。衣冠不絕。至今稱為孝弟家。後人作歌歎道。

今日兄弟多分產。古人兄弟亦分產。古人分產成第名。今人分產但鬻爭。古人自污為孝弟。

弟。今日自污爭鬻利。孝弟名高身并榮。微利相爭家共傾。安得盡居孝弟里。却把閑階

人愧死

第二回

兩縣令競義舉孤女

話說五代時。南唐李氏有國。轄下江州德化縣。有一知縣。姓石名璧。杭州臨川縣人氏。四旬之外。妻又無子嗣。止有八歲一女。名月香。和一個春娘。隨任為官。清正。又且聰明。決下廉數月。果然冤雪刑清。民安盜息。這堂之下。就抱月香于膝下。教他識字。又教教春娘。和他下棋。蹴鞠為戲。一日春娘和月香。在庭前蹴球。春娘一脚踢起。那球滾入一個三尺深地穴。以內春娘手短。取他不回。石璧在旁。向女兒道。你有甚計。使球自出。月香想了一想。叫春娘取過水一桶來。灌入穴內。那球便浮在水面。又傾一桶。穴中水滿。溢出。其球隨水出來。石璧見女如此巧智。不勝之喜。閒話少敘。誰知石璧在任年餘。命裡官星不現。惹禍相侵。忽一夜倉中失火。燒損官糧一千餘石。上司念他清正。替他分解。差竟屬屠主之怒。削去官職。要他倍償。估價共該一千五百餘兩。勒限嚴追。石璧為官清廉。把家私變賣。未償一半。被通不過。磨成一病。數日而死。遺下養娘和月香二口。少不得着落牙婆官賣。取贖備官。彼時本縣有個百姓。姓賈名昌。前官已開成死罪。乃石璧到任。審出冤情。報明開釋。賈昌蒙他活命。大恩時思報効。一日在外為商回家。忽聞石知縣已死。即往扶尸。痛哭備辦棺木衣衾殮殮。又買地安葬。見說周大官糧將小姐和養娘發賣。官賣忙帶了銀子。到李牙婆家。問他多少身價。李牙婆取出官票來看。養娘二十歲。只判銀三十兩。月香十歲。因他容貌秀美。倒判了五十兩。賈昌全無吝色。取出銀包。兌了八十兩紋銀。交付牙婆外。又謝銀五兩。即時領二人回家。李牙婆將二人身價交官地方。呈明石知縣家產人口。變賣都盡。真文詳報不提。却說月香一路痛哭。隨賈昌來到家中。賈昌見了老妻。便道。此女乃恩人石老爺的小姐。那一個是他養娘。我當切若此恩人救命。身早死于非命。不見小姐。如見恩人一般。你肯收拾一座看房。令小姐居住。就教養娘